

# 目 录

一、武昌起义 革命军逼出黎元洪 大清朝请出袁世凯	员
二、南北议和密中有密 袁争孙让戏中有戏	员
三、大清朝完了选袁世凯怎样导演逼宫戏芽	猿
四、中华民国第一届大选闹剧和第一届国会解散真相	猿
五、八十三天皇帝梦 大梦醒来是早晨	猿
六、府院之争 黎元洪非要戳“虎”屁股	猿
七、宣统复辟 一场滑稽剧的台前幕后	猿
八、战和两分——北洋“虎”“狗”斗三部曲	猿
九、水晶狐狸徐世昌 三年总统一场梦	猿

- |                                      |    |                                |    |
|--------------------------------------|----|--------------------------------|----|
| 十、恢复法统 吴佩孚设计圈套 怕跳火坑 黎元洪再跳火坑          | 猿猴 | 二十一、蒋、桂、冯、阎军阀混战 纵横捭阖斗智角力       | 猿猴 |
| 十一、陈炯明为什么叛变革命 贪心吞了吴佩孚的钓饵             | 猿猴 | 二十二、“汤山事件”——收不了场的鸿门宴           | 猿猴 |
| 十二、冯玉祥“北京政变”                         | 猿猴 | 二十三、宁、粤南北两对立 蒋、汪、胡三角大搏杀        | 猿猴 |
| 十三、“有尾无头”的“中山舰事变”之谜                  | 猿猴 | 二十四、西安事变“有头无尾” 捉蒋容易放蒋难         | 猿猴 |
| 十四、北伐初始与迁都之争                         | 猿猴 | 二十五、汪精卫降日叛国始末记                 | 猿猴 |
| 十五、上海“清党”——血腥的“四一二——蒋介石怎样举起屠刀芽       | 猿猴 | 二十六、重庆谈判：一场眼花缭乱的智战             | 猿猴 |
| 十六、武汉“分共”——羞答答的“七一五”——汪精卫左转、右转、背叛三步摇 | 猿猴 | 二十七、马歇尔调停——美国设计中国成泡影           | 猿猴 |
| 十七、李宗仁逼宫 蒋介石下野                       | 猿猴 | 二十八、行宪国大竞选总统——大失败之前的小闹剧        | 猿猴 |
| 十八、“特委会”风波 李宗仁谋握权柄烫了手 汪精卫跳来跳去伤了脚     | 猿猴 | 二十九、民国政坛的最后一幕 蒋去李来 蒋介石怎样玩弄李宗仁芽 | 猿猴 |
| 十九、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一个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大血案          | 猿猴 | 主要参考书目                         | 猿猴 |
| 二十、编遣会议 和平“削藩”的破产和新军阀混战之缘起           | 猿猴 |                                |    |

# 一、武昌起义 革命军逼出黎元洪， 大清朝请出袁世凯

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北京紫禁城沉浸在静谧的夜幕里，不要说远岁的小皇帝溥仪，就是亲政的隆裕太后也已沉沉入睡，她做梦也想不到，远在南方的武昌城打响了推翻大清朝的第一枪。

武昌，白天下了一天雨，夜晚仍是阴云遮月，漆黑一团。驻扎在武昌城内的湖北新军工程兵第八营，士兵们已回宿舍就寝，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带了两名护兵到营房二楼的二排宿舍查铺。他徐徐地察看了一遍，然后走到金兆龙床前，微笑着对他说：“出来一下，有话要和你谈谈。”金兆龙刚一出门，陶启胜勃然变色，大声吆喝道：“好小子，你的胆量可真不小，竟敢造反，把这小子给我绑起来，但无人应承。于是，陶启胜便亲自动手与金兆龙扭在一起。金兆龙在终于被制服的时候喊叫起来：“大家都在干什么，现在还不动手，等待何时？”

这时，二排士兵程定国抓起步枪，用枪托向陶启胜头部打去，立时血花四溅。陶启胜“哎哟”一声，松开金兆龙向外逃跑。程定国又调转枪口瞄准陶启胜开了一枪。在隔壁听到喧闹声跑过来的班长熊秉坤与陶启胜撞个正着，也向陶启胜扣动了扳机。随着两声枪响，“起义了，起义了，士兵们纷纷呼喊起来。

原来，陶启胜的弟弟陶启元也在第八营当兵，但其立场却是革命派。为避免与同胞骨肉相残，他向哥哥陶启胜透露了消息，说革命起义就要爆发，劝他早点逃避。陶启元没有戒意，哥哥会反对革命，便说出了金兆龙的姓名。于是，当晚陶启胜便来逮捕金兆龙。

两声枪响划破了武昌沉静的夜空。这是宣布一个旧社会灭亡，一个新社会诞生的枪声。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两声枪响,营房顿时骚动起来,“起义了!起义了!”的呼声一传十,十传百。起义士兵迅速荷枪实弹,开始了行动。

清军代理管带、营长阮荣发听到喧闹声,急忙率领部下赶到现场,正碰上受伤逃下楼的陶启胜。阮荣发的士兵误以为陶启胜是起义人员,立时开枪把他打死,又向楼上乱射一阵。楼上人员开枪还击,打死了阮荣发等人,杀开一条血路,冲下楼来。熊秉坤吹起哨子,集合了约有 100 名会员,按照原定计划,以夺取武器为目的,开始向楚望台军械库攻击前进。

驻扎在武昌城北的第 1 混成协 1 旅雪所属辎重第 1 营也开始行动了,于下午 7 时点燃马草,升起举义的烽火,在李鹏升指挥下向城内进军。由于武胜门紧闭,他们只得沿着城墙向东绕道,然后直奔楚望台。在城内,第 1 混成协 1 旅雪蔡济民也举兵响应。这样,几路人马或先或后都杀奔到楚望台,革命军轻易地拿下了军械库,获得步枪数万枝,枪弹、炮弹无数。

刚好这个时候,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来楚望台查哨。他躲在城墙角落,被起义人员发现。吴兆麟曾经是革命团体“日知会”会员,在部队中也有威信,于是熊秉坤便召各队代表会商,一致推戴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

吴兆麟决定作战计划如下:

1. 楚望台附近有 1 混成协及宪兵营,多为旗人,应先发制人,将其消灭。

2. 革命军以军械库为根据地,必须死守。

3. 对目前尚未发难的其他部队,派同志前往促请举义。

4. 派步兵掩护南湖炮兵第八标入城,在炮火掩护下,进攻督署。

半个小时后,起义军占领楚望台南临的宪兵营。以前犹豫观望的各部队士兵也纷纷揭竿而起,他们来到军械库,领取枪弹加入革命军。炮兵队也随后到来。起义军迅速扩展为二千多人,声威大振。

革命军占领宪兵营之后,又分兵三路,向湖广总督署展开总攻。督署在武昌城西南角,毗临长江。第一、二两路从武昌市街中央突破,第三路则由南边沿城墙推进。第三路西进到保安门,遭遇第八镇统制、师长张彪率领的清军的顽强阻击,数次被击退。这是决定胜负的时刻,熊秉坤认识到,如在天亮之前攻不下督署,起义将被扑灭。熊秉坤组织了 100 人的敢死队,并放火进攻。这个时候,部署在蛇山和中和门的炮兵部队发挥了威力。他们以火光为目标发射炮弹,大大提高了命中率。清军的阵脚立即动摇。经过两小时的苦战,熊秉坤所率领的敢死队登上保安门,占领桥头堡,打通了攻击督署的道

路。

这时候,如果湖广总督瑞澂和第八镇统制张彪能沉着应付,局面或可扭转,因为参加起义的部队合计不过 1000 余人,其余清军尚未响应。可是瑞澂是个胆小鬼,面对落地开花的炮弹已魂飞魄散,连声说:“炮弹没长眼睛!炮弹没长眼睛!”言犹未尽,一枚炮弹就在他面前爆炸。瑞澂再也不顾身为武汉最高首长之尊,甚至连家小也抛在脑后,忙命差役在后墙打穿一个洞。带领巡防卫兵一个排,跌跌撞撞地出文昌门,走江边上了楚豫兵船。而作为一方最高武官的张彪也是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听说总督已逃,自己也弃城逃走。

督、帅两人落荒而逃,官兵的意志便全部崩溃了。

革命军敢死队对督署房屋放火进攻,火势猛烈,红透了午夜的长空。革命声势像这劲风烈火一样,四面八方云从响应。至 10 月 10 日天明,革命军占领武昌全城,以白布为旗,插遍各地。在黄鹤楼上,升起了一面红、黑、黄三色九角十八星旗——这是中华民国第一面共和国的旗帜。

革命就这样突然地爆发,并意外地获得了成功。革命军各代表集合于蛇山咨议局,讨论要求尽快成立湖北省军政府,但却推举不出担任都督的人来。由于起义总部在起义前被捣毁,孙武负伤,刘公、蒋翊武逃走,他们都没有参加起义,许多血战通宵的革命军人也不服气他们。吴兆麟、熊秉坤虽为首难和有功之人,但人微言轻,难以服众。“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大组织又互相争功,互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提议推举湖北省咨议局长汤化龙担任湖北都督。

咨议局是清朝政府迫于革命形势实行预备立宪在各省设立的机构。咨议局长汤化龙又是湖北名流,因此,就在起义成功这天早晨,各标营的起义军代表都集中到湖北省咨议局的议事大厅里开会,并一致推举汤化龙做都督。但汤化龙顾虑革命初起,胜负未卜,不愿出头,转而推荐第 1 混成协统领黎元洪。黎元洪之为人,寡言不多事,秉性忠厚,在武汉军界颇有声望,且又是湖北人。汤化龙的提议很快获得了多数人的拥护。

黎元洪初闻工程兵第 1 营兵变,不甚措意,继又接电话报告,他自领的第 1 混成协直属工、辎各队及炮队之一部亦变,他这才知情况严重,遂集合第 1 混成协留营全体官佐于会议厅。黎不发一言,亦无命令,采取集会的措施是为防范自己的部队哗变。工程兵营发难后,即派周荣棠来黎协送信,相约起义,在越墙而人时被卫兵逮住,黎元洪竟残忍地手刃周于会议厅,众人慑伏,暂时收敛。迨后遭到蛇山与楚望台双方炮击,士兵亦有哄动之象,黎元



了电报处,订阅各种报纸。因此,他虽然足不出户,但清廷细末,京师动向,天下风云都纳入了他的视野。

武昌起义的次日,袁世凯就收到了电报。两天后,又一份电报传来,摄政王载沣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统率陆军,配合海军和长江水师南下镇压起义。

袁世凯笑了。等着瞧吧,好戏开场了选

元月 元日,洹上村来了一位秘密客人,这个客人就是奉派南下镇压起义的冯国璋。他专门赶来向袁请示方略。袁给了冯国璋六个字的锦囊妙计:“慢慢走,等等看。”冯国璋心领神会,他带领北洋军走走停停,五六天后才到达湖北孝感。荫昌一看苗头不对,也就留在北京没有动。他知道,能打仗的就是北洋军,八旗满族子弟兵已经腐朽不堪,而北洋军又不听他的,只有袁世凯才指挥得动。

在这种局面下,请袁世凯出山的呼声高了起来。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都与袁世凯关系至深。奕劻贪财,早就被袁用金钱收买;徐世昌是袁世凯几十年的老友,没有袁的提携,徐世昌就难以有今日;那桐的孙女与袁世凯的十三子订了亲,成了袁的儿女亲家。现在武昌起事,他们感到是个绝好的机会,便一起向载沣施加压力。那桐甚至愿以身家性命担保举袁世凯出山。载沣极为反感,便对那桐严加申斥,那桐便提出告老辞职相威胁,奕劻也借故不上朝议事。载沣无奈,只得把他们请来重新议计。载沣素性懦弱,毫无主见,他当政三年,已完全被奕劻、那桐、徐世昌三人架空了。在内外双重压力下,他最后万般无奈地答应重新起用袁世凯。说这话时,眼泪从他脸上扑簌簌流下来。

一些王公大臣,埋怨载沣原先不该放虎归山,如今又不该引狼入室。载沣话已出口,也很后悔,而不请袁世凯,又怕局面不可收拾。他便与王公们议计:如袁世凯镇压革命失败,则借口诛之;如成功,则另找借口解除其兵权而后再设法诛杀之。

清廷内阁议定让袁世凯顶替被撤职的瑞澂任湖广总督,选派既与袁世凯有私交又不太引人注目的杨度到洹上村请袁出山上任。杨度是著名的君主立宪派人物,时在宪政馆任提调之职。他受奕劻委托,也乐于此行。但他并非想当清朝的说客,而是要与袁世凯讨论天下大势,以便为自己的仕途问路。

杨度一到洹上村,袁世凯就猜出了杨度的来意,心中就已打好了底:当杨度一说出对袁世凯的任命是“顶瑞澄的缺,放湖广总督”的意见之后,袁世

凯当即回绝说:

“哲子,杨度的字雪麻烦你回去告诉庆亲王,奕劻雪我足疾未愈,不能奉命。”

杨度本已知道,袁世凯并不拒绝出山,而是在待价而沽。出任湖广总督,职位仍在荫昌之下,他袁世凯不干。清朝政府罢了袁世凯的官,把朝政搞得昏天黑地,引发了暴乱,才又来请袁世凯到前线卖命,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呢?袁世凯的左腿在朝鲜时确实负过伤,但平时走路与常人无异,只在快步前进时才可看出不大灵活。载沣以“患有足疾”罢了袁世凯的官,袁世凯今日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足疾未愈”来回敬他。

不久,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圣旨到了洹上村。袁世凯在回答载沣的奏折上说:

“闻命以下,惭赧实深。伏念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息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现既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治,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sup>①</sup>

仅凭这篇文字来看,真是一副精忠报国模样。其实他所托病状,尽皆虚假,其言语棉里藏针,直刺载沣。载沣岂不知情?却又无奈。他只好又发电促袁世凯“着即迅速调治,力疾就道”。可是袁世凯哪里肯听,就是坐在洹上村不动。

此时,武昌起义,全国云从,已呈星火燎原之势。而清军在前线却毫无进展。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不知道袁世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载沣也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于是就议派袁世凯的亲密老友徐世昌去请袁世凯。

元月 元日,徐世昌来到洹上村。这两位老谋深算的政治人物究竟谈了些什么,虽有野史的所谓记载,并不能引以为据,但他们最终达成的“协议”却是明确的。徐世昌带着这个“协议”折返北京,装出一副又丧气又生气的样子对满朝亲贵说:“袁世凯真是不知好歹,他竟提出‘条件’,我看还是叫荫昌督师快赴前线去吧,没有袁世凯不见得就不能打仗。”奕劻问袁世凯提出了什么“条件”,徐故作支支吾吾,说出了袁世凯的六个条件:

六、元月年召开国会;六、元月组织责任内阁;六、元月开放党禁;六、元月宽容革命

<sup>①</sup>“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元月第 页。

党；五、黎以指挥前方军事全权；六、黎保证粮秣的充分供给。

袁世凯与徐世昌就是这样演了一场双簧戏。袁世凯的‘条件’是真的，他肆无忌惮地开足了价码；徐世昌的生气是假的，他明知清廷不会马上接受袁的“条件”。心里向着袁世凯而表面上还要站在清廷一边。

从袁世凯所提的“条件”已看出他对于国事的方略：

第六、黎，为争取立宪派的支持。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投靠后党而与立宪派结怨，但他在此之后清朝政府搞的“预备立宪”中却摇身一变成为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武昌起义后，立宪派顺势而起，成为影响局势的重要力量。

第七、黎雪四雪两条，看似是为清廷提出怀柔政策，实际是取悦于革命党，为以后的和谈打开绿灯。

第八、黎雪五雪六雪条，要权要钱，这是核心。这时，清朝虽然有了内阁，但实权在于皇帝，皇帝年幼，由摄政王载沣柄政。奕劻内阁只是个听命内阁。袁世凯要求组织责任内阁，掌握实权，且言外之意是要由他来当总理大臣。袁世凯不仅要掌握政权，还要掌握军事全权，真是张开了血盆大口。

对袁世凯的“条件”，清廷大员都不赞成。照袁的“条件”，不但奕劻的内阁总理大臣做不成，就连摄政王也成了摆设。但袁世凯断定，清廷终会答应他的“条件”。因为南方革命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 10月 10日这天，在中国北方京城腹地，又同时发生了滦州兵谏和山西独立两大事件，使惊慌失措的清廷再也沉不住气了。

10月 10日，清廷下《罪己诏》，同意维新，实行宪政，允许革命党人组织政党，释放自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而对于袁世凯，清廷则视之为可以挽清朝江山于既倒的希望，不仅完全答应了他的“条件”，让他组阁，而且只要袁世凯肯出山，载沣的摄政王也可以不做。直到这个时候，袁世凯实实在在地拿足了架子，蓄满了气势，过足了“戏瘾”，走出了三年足不出户的洹上村。作为钦差大臣南下督师了。

有一种几乎已成定案的说法：袁世凯一到前线，就命令冯国璋进攻汉口，以给革命党一个下马威。其实，在 10月 10日清廷下《罪己诏》，并答应袁的“条件”那一天，冯国璋的军队已在武汉打响。次日，黄兴才由上海赶到汉口，那时两军正在激战，汉口已危在旦夕，袁世凯也是在黄兴到达汉口之后，才到达汉口前线的。

10月 10日。汉口落入北洋军之手，这是北洋军给他的老师的一个见面礼。

武昌起义开始没有几天，在奕劻电询袁世凯对付革命的办法时，袁就回答说：“在此潮流转变之下，民心思动，已非一朝，不是单靠兵力所能平定。主张剿抚兼施。”当两军在汉口激战之时，袁世凯督师到汉，一面奏请停止进攻，一面遣刘承恩与黎元洪议和。刘承恩与黎元洪有同乡之谊，袁就嘱刘承恩函达意旨，可是书两至而不复。袁世凯又指示刘承恩写第三封信，那是在攻下汉口之后，他以为民军正在“势穷力竭”之时，必能就范。然而革命党人愤慨地说：“袁世凯是什么东西，打了胜仗，就劝我们投降吗？袁又吃了个闭门羹。”

汉口失陷后，武昌因而也岌岌可危。都督府内，有人建议以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黎元洪欣然同意，并仿照古代筑坛拜将之法在武昌阅马场举行了隆重的拜帅大典。黄兴临危受命，组织鄂军和湘军，准备再战，收复汉口。

袁世凯 10月 10日电奏清政府，报告说已令前线军队停止进攻，派人写信劝民军投顺，倘逾数日无确实答复，即猛攻汉阳。次日，他亲赴汉口向冯国璋、萨镇冰密授机宜，调兵遣将。但 10天过去了，南方没有任何反应。袁世凯又令刘承恩派王洪胜持信往见黎元洪。黎元洪以推翻清王朝为先决条件再次拒绝了袁世凯的和谈要求。只是最后又说：“你们大人，指刘承恩，若是能过江来，就请过来谈谈，留下了和谈的余地。”

10月 10日，黎元洪等革命军领导人在军政府议事厅接见刘承恩、蔡廷干两人。刘承恩说：“项城<sup>①</sup>三世受恩，不忍清廷被推倒，故特派我们前来协议。现清廷已下诏罪己，实行立宪，目的可谓已达。倘再延长战争，生灵益将涂炭。况某某两国<sup>②</sup>均派水师入境，不知是何居心，上下交争，恐彼等乘势袭取，致酿瓜分之祸。伏望都督统筹善策，顾全大局，传知各省，暂息兵端。一面公举代表入京，组织新内阁，共图进行之策。朝廷仍拥帝位之虚名，人民已达参政之目的，所谓一举而两善存也。”

黎元洪听后回答说：“项城真愚矣，进瓜分之言，可以吓天下人，能吓湖北人乎？现在各国严守中立，外人对待中国之手段，百端强硬，其所以不敢实行瓜分，是害怕满清呢？还是害怕我民气呢？项城命二位前来，是想解散我省军心，使各省相冲突，待四方平定，他握大权，然后驱逐满人，自践帝位。他的用意虽深，难道别人不知道吗？我为项城着想，应立即挥师北征，将来大功告

<sup>①</sup>袁世凯老家项城，以家乡之名相称表示尊敬。

<sup>②</sup>指英、法。

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项城他不但不这样做,反而行反间之下策,怎么愚拙到这种地步?他说三世受恩,不忍推倒清廷,这话尤其没有人格。以公仇而论,满人是强盗,我汉人是主人,对强盗是当仇人呢,还是当恩人呢?以私仇而论,溥仪即位后项城被罢官,虽未被刑戮,然而已万分危险。置仇不报,而反视为恩,他不是梦里吧?……总之,项城同情革命,则挥师北向,否则约期大战而已。我此番言语,真是忠告项城,项城不悟,真满奴也。”

听了黎元洪的一番言语,刘承恩面红耳赤不能回答,蔡廷干接话说:“都督之言,实同金石,我等均为惊醒。回去复命时一定以都督之言劝告项城,不几日一定回复都督。”次日,黎元洪派卫队数人护送刘、蔡二人渡江而回,议和遂中止。

其实,袁世凯既非“愚拙”,更不想甘为“满奴”,他现在想的是大总统,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10月20日,袁世凯收到了黄兴总司令的信。信上说,清政府开放党禁等等,不过是“枝节问题,而非根本问题”,关键在于“推倒清室,复我汉人之主权”。黄兴并以个人得失,剖明利害,劝袁起义反正,并以第一任总统相许,推举袁世凯做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这使袁非常惊喜。袁世凯虽然借清廷出山,但袁决不再为清廷卖命,他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黄兴的来信可谓正中下怀。次日,袁世凯就派刘承恩、蔡廷干为代表,拿着他的亲笔信渡江到武昌议和。但只是眼下他作为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不能不打君主立宪的旗号,真正的目的还是试探革命党人的态度,但黎元洪等人不知袁世凯城府之深,再次拒绝和谈。袁世凯恼羞成怒,决定再给革命军一点颜色看看,于是他就叫冯国璋倾全力攻克汉阳。

袁世凯北上入京组阁,冯国璋按照袁的命令进攻汉阳。北洋军炮火猛烈,革命军则凭险据守,各不相下。黄兴侦得汉口北洋军兵力薄弱,指挥民军潜渡江水,反攻汉口,结果未获成功。而袁世凯又檄发援军,会同冯国璋部作战,强渡汉水。双方在美娘山、仙女山、扁担山等地激战两昼夜,反复争夺险要,阵地几度易手。26日,北洋军夺取龟山,汉阳全部失陷。黄兴回到武昌,见黎元洪放声大哭。在讨论战守的会议上,黄兴又主张放弃武昌,遭到普遍反对。于是,他提出到上海组织力量,谋攻南京,以为武昌之援,随后即去了上海。

冯国璋打得顺手,请求袁世凯发兵渡江,一鼓作气,攻克武昌。这时,袁世凯一封急电发来:“我军停止进攻。”建功心切的冯国璋大为不解,屡发电报请战,袁世凯无法解释,就下令把冯国璋调走,改派段祺瑞接统第一军。段

祺瑞行前接受了内弟吴光新由北京带来的秘密指令:“陈兵不动。”这样,武汉的军事行动就戛然而止了。

袁世凯忽战忽和,忽进忽退,扑朔迷离。不知底细的,认为袁世凯息隐三年,一切都有点不对劲了。杨度把外边这种看法向袁世凯报告,袁听后哈哈大笑说:“哲子,杨度的字雪你是聪明人,怎不懂我的意图?你知道拔树的方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三百多年的老树,闹革命的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的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现在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袁世凯这段著名的话是他精于政道、老奸巨滑的自画像。

袁世凯断定,清朝气数已尽,不可救药,而革命势力方兴未艾,靠武力扫荡是无济于事的。他认为一个新的社会即将孵化出来,这个新的社会怎样产生,是个什么样子,有谁出来统治,作为官场老手的袁世凯是不会不想的。杨度在洹上村盘桓数日,其间又有徐世昌的访袁之行,三人自然对这些至关重要的事情进行过谋划。他们究竟是怎样谋划的,虽然已无史可考,但可以推断的是:

袁世凯已经摆出了他的棋局。那是同时要下的两盘棋:一盘棋对清廷,他要把它“将”死;另一盘棋,对革命党,他要走“和”。这两盘棋又必须同时来下,借革命之力摇撼清廷这棵大树,借清廷之力要挟革命党屈服,而他居中掌握主动,游刃有余,坐收渔利。

武汉战事,无非三种结果:一是北洋军杀过长江,扑灭起义军,那袁世凯可以说是功过曾国藩,但他知道,他做不成曾国藩,而很可能落一个“兔死狗烹”的下场。二是北洋军被革命军打败,袁世凯就像淝水之战中的苻坚那样“风声鹤唳,败退八公山”,那清朝完了,他袁世凯也完了。袁世凯既不愿做曾国藩,更不愿做苻坚。所以袁世凯希望的是第三种结果——谈和。

袁世凯收复汉口、汉阳,出师奏凯,而与革命军谈和的事却把清廷蒙在鼓里。清廷还以为袁世凯功莫大焉,授予他一等男爵勋号。袁世凯风光已极地回到北京,袁天后组成了他的责任内阁。

当袁世凯出山南下督师时,就提出了“稳定南方爆炸情势,清除北方肘腋之患”的战略部署。袁世凯身在南方,而瞻前顾后,在稳定南方情势的同时采取阴狠毒辣的手段清除了北方的“肘腋之患”。

所谓“肘腋之患”是指滦州兵变和山西独立两件惊天动地的事。

滦州兵变起始于武昌起义之前就决定的秋季军事演习，其计划是：演习分东西两路军，东军由秦皇岛沿海登陆西进，西军由通州东进，战时东军先胜而最后胜利属于西军，战罢议和作总阅兵式。西军多数为满人，东军多数为汉人，而且是北洋新军。这个演习亦含有满人击败汉人的用意。东军将领第 远镇统制吴禄贞、第 圆镇统制张绍曾、第 圆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三人在演习前就秘密决议：乘演习时，新军以实弹射击先将清禁卫军击溃，再整军攻入北京。计划正在酝酿中，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闻知北方新军也靠不住，乃停止演习，撤回禁卫军拱卫北京。

这时恰遇清政府运送大批军火到武汉前线，途经滦州。驻守滦州的第 圆镇统制张绍曾即将军火扣留。 苑月 圆日，张绍曾联合吴禄贞、蓝天蔚、卢永祥、潘渠楹等将领发动兵谏，向清政府提出了“年内召集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等 苑项要求。这天恰好山西宣布独立，由阎锡山任都督，革命力量集中于娘子关一带，虎视北京。滦州兵变和山西独立，对清廷来说，比武昌起义更为严重，因为它在清廷的心脏地带，即袁说的“肘腋之变”。南方举火，后院又冒烟，清廷非常害怕，所以不但没有怪罪下来，反而下令对张绍曾嘉奖，授予侍郎官职，并派第 远镇统制吴禄贞前往滦州“宣慰”。当然这是怀柔之计。

为什么要派吴禄贞呢？吴禄贞雄才大略，在北洋军中颇有根基和声望，而且倾向革命，如果吴禄贞造反，势必成为北方的首领。清廷派吴禄贞到滦州，一为调虎离山，二为借机观察吴的行迹。

这时，吴部在停止演习后已移驻石家庄。吴禄贞到了滦州，滦州张绍曾的第 圆镇多为吴禄贞的老部下，吴就趁机发动起义，与张绍曾等将领密谋合力进攻北京。不料第 圆镇将领内部意见不统一，会后就有人向清廷告密。清廷就急忙把滦州火车调走，以阻止运兵，同时急调吴禄贞部的第 苑协吴鸿昌部由石家庄进攻娘子关。吴禄贞闻讯，急令吴鸿昌部退回，同时电奏清廷，报告说出师得胜，山西革命军已允输诚。清廷受骗，授吴禄贞山西巡抚，想以高官打动其心，取消异图。吴禄贞则只身单骑急赴娘子关会晤阎锡山。阎锡山推举吴禄贞为燕晋联军大都督，自己为副都督。两人商定，同时调动阎锡山的晋军、吴禄贞的第 远镇、张绍曾的第 圆镇，三路并攻北京。

吴禄贞回到石家庄，一方面以山西巡抚名义上奏清廷，诡说山西革命军已受招抚，一方面加紧策划起义。就在北方革命力量正待发轫之时，袁世凯

买通了吴禄贞的旧部下周符麟，刺杀吴禄贞于石家庄正太车站。

袁世凯对吴禄贞早有戒备。在袁刚到武汉前线，荫昌向袁交卸军务时，也曾嘱袁加意防范吴禄贞。袁世凯不久便侦知吴禄贞的一系列反常行为。事实至为明显，如果吴禄贞举兵起事，直捣北京，清廷必将被推翻，这就把袁世凯的棋局全部打乱。因此，袁世凯认为剪除吴禄贞这个心腹大患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急务。怎样剪除呢？把武汉前线的军队拉回去镇压显然是不行的，于是袁世凯采取了暗杀手段。

此时，正好有一位对吴禄贞有切齿之仇的人在汉口前线。他就是吴禄贞的第 苑协办统领周符麟，吴曾以他“烟瘾甚深，行同盗贼”，把他撤职。袁世凯即派人与周符麟密商，令其下手，周符麟慨然应诺。周符麟 远月 远日由汉口前线赴石家庄，用 圆万元收买了骑兵第 猿营管带马蕙田。吴禄贞很信任马蕙田，几次耳闻马蕙田要刺杀他都不介意。 苑日凌晨，吴禄贞刚刚召集中级以上军官宣布了天明直接进攻北京的决议，正在车站办公室批阅文件，这时周符麟派兵包围了正太车站。马蕙田带着几个人进来，对吴禄贞说：“我来向大帅贺喜。”随即作揖下去，即抽出手枪向吴禄贞射击。吴越窗出室，又为伏兵击中而死。

吴禄贞被暗杀，北方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挫折，联合进攻北京的计划因而流产。

暗杀吴禄贞这天是 苑月 苑日。 苑月 苑日，袁世凯率领大批卫队浩浩荡荡地抵达北京。 苑月 苑日，袁世凯组成了他的责任内阁。

## 二、南北议和密中有密， 袁争孙让戏中有戏

袁世凯来到北京，风卷残云般地排除了满族亲贵，掌握了清朝实权。而南方前线清军在连下汉口、汉阳之后，军事进攻却戛然而止。不久，袁世凯偷偷与南军议和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反袁派一下子看清了袁世凯的面目，立即掀起了一股反袁浪潮。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责问议和之事。袁世凯见已隐瞒不住，干脆和盘托出。他极言革命势力的强大，北方又极为不稳，国库空虚，把和谈的理由说得滴水不漏。再说，袁世凯要和，隆裕太后也奈何不得，你要打你去打去，能打赢吗？

“怎样谈和呢？”隆裕太后问他。

“实行君主立宪。”袁世凯又陈述一番。

其实，袁世凯在欺骗隆裕。就当时情势，袁也只能打这面旗。隆裕见袁世凯还要保留大清的皇位，也就无可奈何的同意了。从此，袁世凯便公开与南方谋和，不再偷偷摸摸了。

这时，自武昌起义后，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苏州接连独立，革命形势蔚为壮观，革命力量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10月10日，黎元洪通电独立各省，请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可是这个电报耽误了，袁天才到达上海，而在10月11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已邀请独立各省到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此时，到武昌的有三个独立省，到上海的有10个独立省。湖北以首义之功，坚决主张会议在武昌举行，并派代表到上海力争。上海方面作了让步，决定以武汉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并推举黎元洪代行中央职权，会议也改为到武昌召开，各省留一人在上海担任联络工作，其余代表赴武昌。

当各省代表齐集武昌时，汉口、汉阳已经陷落，武昌处于北洋军的炮火

威胁之下。10月10日，各省代表移住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次会议还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具有历史性的决定：“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sup>①</sup>

武昌起义推出了黎元洪为头领，独立各省第一次组织中央政府的会议又“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后来人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一种遗憾之情便油然而生，甚至埋怨那时的革命者糊涂。但历史并不是有意辜负后人的愿望，在那时的当事人眼里却是顺理成章的。

在独立各省代表齐集武昌时，袁世凯所派的代表朱芾煌也到了武昌。这并非天缘巧合，而是有两个神秘的人物牵线。一人就是驻北京英国公使朱尔典，他与袁世凯1896年前在朝鲜相识，从此二人一直是好朋友。武昌起义后，外国政府纷纷表示中立，冀望袁世凯促和南北，统驭大局，朱尔典就成为袁世凯的幕后诸葛亮。这次会议在汉口、汉阳失陷后得以在汉口召开，就是朱尔典电令汉口英领事葛福出面促成的。另一个人就是汪精卫。汪精卫为早期同盟会会员。他冒死谋杀摄政王载沣，不成功被捕入狱，幸遇武昌起义，清廷下《罪己诏》释放政治犯，他便被释放，从此威名大震。为什么革命党人的汪精卫会成为袁世凯的牵线人呢？原来，汪精卫获释后，正在寻求议和途径的袁世凯看中了他。袁把他迎入府邸，待为上宾。而且在他的授意下，他的长子袁克定与汪精卫义结金兰，成了干兄弟，袁自然就成了汪的父辈。在袁世凯南下督师不久，汪精卫就给黄兴写了一封信。黄兴在给袁世凯的信中要推袁为总统，虽然有自己的见解，恐怕也与汪的说项有关。这次袁的代表又带来了汪精卫写给武昌首义革命同志的信，希望南北达成和议，联合一致要求清帝逊位，并推举袁世凯为总统。袁世凯要当总统，这是他与南方议和的关键条件，又是绝对的机密，由既有革命家身份，又是袁世凯心腹的汪精卫牵线，真是绝妙之极。袁世凯就是这样利用一老一少，一个外国的大使和一个中国的革命家积极地同革命阵营攀关系。

在辛亥革命中，汪、袁关系是民国史上的一个谜案。有人认为汪精卫卖身投靠袁世凯，有人则认为汪是拉袁反正，并不失革命本色。在随后的南北议和中和，汪精卫明是南方革命阵营的重要代表，暗中又是袁世凯的“过河卒子”。

由于汪精卫的“革命”身份，汪的这封信又恰巧在各省代表大会期间到

<sup>①</sup>张难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卷第1页。

达。自然很有影响力。于是。与会代表便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多数代表认为清政府已名存实亡了,今后“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不在革命军与清廷之间,而在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倘如避免南北血战,最好是把袁世凯拉到革命阵营中来。袁的问题是要给他重大报酬,所以要拉袁反清,惟有以民国大总统许之。又鉴于武昌处在兵临城下的危局,湖北军政府便表示同意。袁世凯所策划的停战谈判的条件渐次成熟。

汉阳失守后,冯国璋欲乘胜攻取武昌,袁世凯急令停止。黎元洪提出停战,袁世凯提出停战,由葛福翰旋作为证人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葛福接电后,派万国商会会长盘恩,英人雪霁了停战,袁世凯的公文到武昌,会晤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吴兆麟,到军务部盖印。12月1日,双方开始停战。袁世凯期满后,仍由葛福翰旋,延期。袁世凯。再次期满后,葛福又转来清军关于延期,袁世凯的条件。事实上,武汉地区的战斗从此就停止了下來。

12月1日,在汉阳失守后的第12天,南京光复。南京光复之战是一场硬仗。守卫南京的是两江总督张仁骏和南江提督张勋、北江提督徐绍桢。徐绍桢主张参加革命,张勋反对,徐便单独到上海,联络苏、浙、沪联军进攻南京,张勋大败退往徐州而使南京光复。上海方面因南京新下,军政急待统一,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便于12月1日把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召集起来举行会议。本来各省留沪代表只负通讯联络责任,本不得决议事项,但为情势所迫,仍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由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会议议决和谈纲要四条:一、推翻满清政府;二、实行共和政体;三、遇旧皇室;四、承认人道主义待满人。并决定以汉口为议和地点,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鄂方代表闻知上海会议情况自然大为不满,便立电上海,不承认上海的选举有效,但同意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仍推黎元洪为大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并决定各省代表,12日内咸集南京,有十省以上的代表到会,即选举临时大总统。上海方面见鄂电后,乃作让步。

12月1日,清政府授袁世凯为南北和谈的全权大臣。袁世凯即委唐绍仪为总代表,严修、朱行雪、杨士琦为代表,杨度、汪精卫、秘密的雪魏宸组为参赞,与革命军进行和谈。

12月1日,分聚于武昌及上海的各省代表齐集南京。这时到南京的代表共有17省。为: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山西、陕西、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安徽、辽宁、直隶、河南、山东。袁世凯听说这次会议要商讨组

织临时政府。选举临时大总统,非常着急,就故意让唐绍仪放出空气,说“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方能实行,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sup>①</sup>袁世凯的用意显然是叫南方推迟选举,将来选举他当总统。当时,各地革命运动虽为同盟会首先从基层发动,而领导权已落在君主立宪派或旧军官手中,就独立各省来说,只有上海都督陈其美是同盟会领导人,因此妥协空气甚为浓厚。在革命阵营内,旧军阀出身的黎元洪威信不高,黄兴本是同盟会主要领袖,但因武汉战败威望大降,而光复南京立有大功的徐绍桢等人又不服气他,最重要的因素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仍滞留国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会议决定暂缓选举总统,便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上追加了一项条文,“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大元帅不能在临时政府所在地时,以副元帅代行其职权”。会议决议又把黎元洪与黄兴换了个位,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鉴于武昌形势危机,南方提出和谈的地点改为上海,获北方同意。北方代表唐绍仪、杨士琦、杨度等人便从汉口转往上海。南方首席代表是伍廷芳,已在上海,成员有王宠惠、汪精卫等人。汪精卫既是南方代表,又是北方的秘密代表。

黄兴本来就对推举他为副元帅不满意,此时,他得知孙中山即将回国莅临上海,就没有至武昌赴任而留沪。黄兴便成为南方和谈的实际主持人,对以后的和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2月1日下午4时半,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内市政厅举行第一次会议。当时,袁世凯一面派代表南下议和,一面派重兵向宣布独立的山西、陕西发动猛攻,这自然激起南方革命党人的极大义愤。第一次会议就北军进攻山西、陕西问题,进行激烈、反复的争论,最后决定由双方总代表致电各方实行停战。

12月1日,双方又达成继续停战,12日的协议,这已经是第12次停战了。接着,会议转入关键的问题。南方代表提出和谈的先决条件,北方代表必须承认民主共和。北方代表唐绍仪说,不仅他个人同意共和,而且袁世凯也同意共和,只是碍于北京的情势,有口难言。于是,唐绍仪提出了一个召开国民大会,由国民大会决定实行民主制或君主制的折中方案。但南方代表坚持要北方公开申明实行共和,写入谈判决议。唐绍仪无奈,说必须请示袁世凯才能

<sup>①</sup>《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卷第107页。

答复。因此和谈中断。

其实,唐绍仪的意见就是袁世凯的意见。袁世凯早就预见到,南方必定提出共和的问题,有关国体大事,南方也决不会让步。他对共和知之甚少,他关心的只是要废除皇位,由他来做总统,把“共和”当一块敲门砖。但他又不能公开承认实行共和制。实行共和就是推翻清廷,那样清廷将群起而攻之,使他处于险境,而且他也不愿落一个叛臣贼子的骂名。他在北方代表临行前,与他们谈话时说:“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信誓旦旦,反复讲了数十分钟。但那是做样子给清廷看的,而在暗地里,他向唐绍仪面授了“召开国民大会公决”的方案,以此作为缓兵之计和转圜之法。袁世凯授意于唐绍仪,再借唐之口返回来达于清廷。

袁世凯接到唐电后,先与徐世昌密商,然后又请来奕劻密议一番,决定由内阁奏请隆裕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会议讨论。

次日,袁世凯与国务大臣一同出席会议。袁世凯极言形势之危机,列强各国之态度,南北和谈之艰难,奏折说:

“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只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其最近两次来电,略谓:‘彼党坚持共和,不认则罢议,罢议则决裂,决裂则大局必糜烂。诚思战祸再起,度支、财政支出——作者注:雪如莽械何如,若能必操胜算。万一挫衄,敌临城下,君位贵族岂能保全,外人生命财产岂能保护,不幸分崩离析,全国论胥,上何以对君父,下何以对国民。如召集国会,采取舆论,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会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事较然。若再延缓,祸害立至。’等语。又称:‘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公开国会之谕旨,再无展限停战之望,势必决裂,惟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等语。臣等接阅之下,忧心如焚。内察民情,外观大事,实道如此,无可转圜。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即俯如唐绍仪国会公决之请,而用正当选举之法,选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续与时期均非旦夕所能蒞事。革党迫不及待,尚不知能否听从,芽而决定如何政体亦难预料。事关存亡,解决非阁臣所敢擅专。惟有吁恳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请旨裁夺,以定大计。”<sup>①</sup>

袁世凯装作万分为难的样子,把一个难题推给皇室去解决。但这个难题

并不是答应南方要求,立即实行共和,而是他设计的召开国民大会以决定“共和”还是“君宪”的方案。

隆裕太后不得已于次日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讨论,结果多数赞成。隆裕即告知袁世凯,准唐绍仪所请,并责唐绍仪转告南方代表伍廷芳,先行罢兵,由内阁迅拟选举办法,协定施行。

唐绍仪将北京的意见转达伍廷芳,南方代表同意了召开国民大会的方案。谈判于是又得以继续下去。

在会议上,代表们正襟危坐,官样面孔,官样对话,如演戏一般,而真正的交易却在幕后。这个交易就是,袁世凯逼皇帝退位,南方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在谈判厅之外,南北谈判的核心人物还有一个“幽会”之地——赵凤昌的住宅“惜阴堂”。赵凤昌是立宪派首领张謇的策士,也是唐绍仪的旧相识。唐绍仪一到上海即会晤了张謇和赵凤昌,并露出口风说,若南方推举袁世凯为总统,清皇退位,不成问题。张謇、赵凤昌在武昌起义后就在“惜阴堂”多次密议拥袁倒清,而且派人来京劝袁,自然与唐绍仪一拍即合。更让人吃惊的是作为革命领导人的黄兴和南方首席代表伍廷芳也常到“惜阴堂”来,在这里,在吸烟、喝酒、品茶、促膝交谈之间,自然与谈判桌上的会谈大异其趣。但十分可惜,“惜阴堂”的秘密已无史据可考了。

由于孙中山仍然在外未归,黄兴是革命阵营最主要的领导人。这位革命武将武运不佳,屡战屡败,却想在谈判桌上开创业绩。他同汪精卫同为同盟会领袖,而汪精卫与袁世凯的关系又是如此亲密,如鱼得水悠游于南北两大阵营之间,两面角色扮演极佳,对黄兴的影响非同一般。黄兴前已修书劝袁世凯做美国的华盛顿,不要做法国的拿破仑,现在他甚至相信袁能做华盛顿,只要他逼清廷退位,南方就应当拥戴他为民国大总统。

在上海和会中断之后,突然从北方来了两个人要拜见黄兴。一位是直隶陆军学堂总办廖宇春,一位是北京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贻。二人正为疏通南北而来。

原来,冯国璋从武汉前线被调回京,由段祺瑞代之。段祺瑞主和,他一方面令其参谋徐树铮多次与革命军往来,试探订立密约,一方面派遣参谋靳云鹏到北方游说北洋各军。当然,段祺瑞的背后是袁世凯。靳云鹏到京后找到了他的好友廖宇春、夏清治,廖、夏二人又与上海的顾忠琛有旧。顾忠琛是攻打南京的参谋长,南京光复后因与司令员徐绍桢争功被排挤,也到上海与黄兴在一起。于是,靳云鹏、廖宇春、夏清治三人计议由廖、夏二人到上海,通过

<sup>①</sup>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卷第4册,第404页。

顾忠琛拜见黄兴。廖宇春、夏清贻先到湖北见了段祺瑞,得段首肯,继往上海见顾。顾忠琛大喜,说:“吾党欲公举项城,正苦无阶。”当即表态:“项城果能颠覆清廷,为民造福,则大总统一席,南军愿以相属。”顾忠琛向黄兴汇报,黄兴立委顾与廖、夏二人谈判。1921年12月15日,双方达成五项秘密协议,由顾忠琛与廖宇春签字换文定约:“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将士各享应得之优待;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廖宇春回到湖北,即告以黄兴的态度,并把五项秘密协议,给段祺瑞看。段心中大喜,但又为袁世凯的安全担心,就对廖宇春说:“项城处境,危不可言,如此,恐怕祸事就要临头,怎么办呢?”廖宇春说:“项城安危,视公而定。公肯为共和主动,则项城为被动,其危立解。”其意是,叫段祺瑞联络北洋军先行发难,逼清廷退位。这样袁世凯就有了借口,实际是要北洋军做袁世凯的枪。段祺瑞很赞成廖宇春的见解,就派靳云鹏北上进京见袁世凯,密陈大计。袁世凯听后心中大喜,但仍佯装大怒,斥靳说:“军心胡一变至此,将置余何地?若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sup>①</sup>袁世凯对他的心腹也不露真情,虚伪之极。又经靳云鹏婉词相陈,袁世凯才慨然说:“汝曹握兵权者,亦复如此,我尚何言,但使我得有面目与世人相见足矣。”<sup>②</sup>袁世凯的言外之意,只要能当上大总统,又不落篡位恶名,你们可放手去做。袁世凯就这样口是心非,半推半就地接受了五项协议。

这五项协议是幕后的交易,是秘密中的秘密,是南北双方代表瞒着清廷干的,甚至参加南北议和的一般人员也不摸边际。而在台前,在会议桌面上达成的是召开国民会议以确定国体。1921年12月15日,南北双方接连召开了第三、四、五次会议,主要是商讨召集国民会议的问题,拟定办法四条:“一、国民会议由各处代表组织,每省为一处,内外蒙古合为一处,前后藏合为一处;二、每处各派代表一人,不足一人者,仍有投票之权;三、开会之日,到会人数达半数即可开会;四、南方各省和山西、陕西代表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集,北方各省代表由清政府召集,内外蒙古、西藏代表由两政府分电召集。关于开会地点,南方代表协议在上海,北方代表协议在北京,未取得一致意见。”

①《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17卷-178页。

②同上书,第178页。

唐绍仪即拍发电报给袁世凯,本专为会议地点问题向他请示,却不想袁世凯对整个方案一口否定。

袁世凯为什么突然变卦了呢?

按照南北代表达成的国民会议代表推选办法,除内外蒙、前后藏由南北双方共同分额召集外,袁世凯只能召集北方愿个省,而南方却能召集愿个省,按照这个办法不待开会,优劣已见。袁世凯担心,如果南方凭借拥有多数代表不选他当总统,岂不是上当受骗,悔之莫及?袁世凯在袁世凯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电报同一天,1921年12月15日,发于袁内阁。这封电报不啻是晴天霹雳。袁世凯悻悻地说:“既然已经选了总统,那么,我坐在什么位子上呢?算了,不必谈和了。”

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协议也遭到清廷的激烈反对。当唐绍仪在上海签约时,北方代表许鼎霖就不同意,他回到北京言于满族亲贵说:“南方革命军不过是乌合之众,又缺枪缺械,不难平定。唐绍仪到上海,不是议和,而是出卖大清江山啊!闻听此言,满族亲贵相聚一起,气势汹汹地到总理府请问袁世凯。袁世凯无言以对,只好说:“我派唐绍仪去,只为讨论大局,谁让他签约呢?不称职就罢免他吧!”

袁世凯自从出山以来,所有议和之举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他当大总统。孙中山一回国,袁世凯就指示唐绍仪阻止南方选举临时大总统。唐绍仪既未能阻止南方的选举,所签协议又于袁不利,袁便翻脸不认人。唐绍仪只好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就以“遽行签约,逾越职权”为由准唐辞职。

因此,上海和会濒临破裂。

孙中山于1921年12月15日抵达香港,次日走水路转道日本,于1921年12月16日抵达上海,这离武昌起义已有两年之久。尽管国内多次催促孙中山回国,但孙中山并没有立即回国的打算,只因南北议和,革命出现了危机,他才“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机”急忙回国。当时的形势确实如此。当孙中山回到他的祖国时,革命的骨架已经软化,妥协之大势已成。在孙中山抵达香港时,胡汉民、廖仲恺由广州至香港迎候。孙中山与胡、廖等曾进行了时局对策的讨论。胡汉民劝孙中山留在广东,不要赴上海,他说:“今日推翻清朝,绝无问题。最大的障碍是袁世凯,袁世凯只有四镇之兵,纵然有战斗力,也不过动摇武汉,取湖南已是不易,即使能够占领江浙,快也需要半年。在这半年中,我们精选各地民军进而训练之,得五六万精兵不难,与袁世凯战,战而胜之,乃可言革命之成功。你现在突然到上海,各省必先举你为总统,然而你无一兵一卒,怎能指挥得

动拥一虚名,于事何济?所以,我劝你还是留在广东为好。”孙中山听后不以为然,他说:“以形势论,上海、南京在前线,不身当其冲,却退守广东练兵,这是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在引领瞩望,我能怎么样呢?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然你都这样认为,何故弃我所长,而用我所短?现在湖北已出现分裂,南京又发生纠纷,给敌以可乘之机,俟前方失利,我才举兵以图恢复,怎么能说是良策呢?你说袁世凯不可信,确实如此,但我因而利用他推翻满清,圆苑余年的贵族专制,则贤于用兵十万。纵然袁世凯步满清后尘继续作恶,但他的基础已远不如满清,推翻他自然容易。所以,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我如果不到上海、南京去,则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你要服从我,就跟我一道去。”<sup>①</sup>

胡汉民主张倒清倒袁,一举实现革命成功。而孙中山想利用袁世凯以和平手段达到推翻清朝的目的,以免中华民族血火之灾。但他也考虑到袁世凯“欲继满州为恶”的可能,已有进行二次革命的思想准备。

胡汉民、廖仲恺都被孙中山的伟大抱负和开诚胸襟所感动,胡汉民表示愿随孙中山北上。随同孙中山赶赴上海的还有吴敬恒、马君武、张继等,革命党人陈其美、黄兴、汪精卫等均在吴淞码头迎接,大家相见狂喜,竟至拥抱跳跃。

圆月 圆日,上海同盟会本部干部于哈同花园宴请孙中山,共商组织临时政府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居正、马君武等,全体一致同意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在这次最高会议讨论中,宋教仁虽同意推戴孙中山为总统,但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孙中山认为责任内阁不是中国鼎革时期所宜实行的制度,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但由于宋教仁一再坚持,孙中山勉强同意,并命宋教仁和张继等磋商内阁总理人选。张继主张推宋教仁,宋为避嫌,坚决不肯接受,并提议推黄兴。黄兴初不肯接受,宋教仁乃请居正、田桐、吕天民等再敦劝黄兴,黄兴最后方才应允。

然此议案必须交由南京的各省代表通过,黄兴、宋教仁专赴南京,讨论修改临时政府组织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宋教仁为此在会议上演说了两个小时之久,但各省代表多数不赞成,表决时还是通过了总统制。并且,各代表对宋教仁颇为不满,认为宋教仁想出任总理,才鼓吹责任内阁制。

<sup>①</sup>《胡汉民传》遗稿本,第 源圆页。

圆月 圆日,各省革命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议。圆个独立省份到会代表共 源人,每省一票。选举结果,孙中山以 源票当选,另一票为黄兴。

圆年元月 圆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圆月 猿日,各省代表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了临时政府各部总长人选。

此次内阁名单由黄兴拟定,孙中山刚从海外来归,又极尊重黄兴的意见。本来上海与武汉两方就不大融洽,推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也是黄兴的建议,其目的在于调和武汉。不过武昌首义的志士甚多,仅让黎元洪一人做副总统,在武昌方面看来仍是不公平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人物孙武,他对策划起义贡献很大,又因为对黎元洪接近,所以对黄兴很不好。孙武希望做陆军次长,但黄兴当陆军总长,自不会荐孙武做次长,于是孙武被摒弃。章太炎是光复会的领袖,不想南京组阁没有他的份,遂使他也站在武昌方面。光复浙江的功臣陶成章也是光复会领袖,因此,浙江的一部分革命同志也倾向武昌。这使南京和武汉之间的裂痕更加扩大。

光复会比同盟会更重视武装革命,长江流域就是其活动的主要地区。武昌起义者,多数为光复会成员,上海光复也为光复会和同盟会通力合作而成。南京政府成立后,章太炎即脱离同盟会,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来,张謇一派的预备立宪公会与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合并,组成统一党。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唐绍仪、汤寿潜、汤化龙为主要成员。孙武也因不满黄兴,以拥黎为号召组织民社,发起人为黎元洪、蓝天蔚、谭延闿、孙武、张振武、吴敬恒等人。这个民社可以说以湖北人为中心。

南方革命阵营已出现分裂。这一动向对后来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使袁世凯感到受了革命党人的愚弄。而且由于南京政府的成立,北方主战声浪大起。而在北方,不仅满蒙皇室亲贵叫嚣要消灭革命,而且北洋将领也鼓吹开战。由此,南北形势又陷入濒临战争的境地。

其实,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并非有意愚弄袁世凯。南方成立临时政府,就需要一个领袖,推选孙中山既是众望所归,也是形势使然。孙中山虽就任总统,但他革命襟怀,无意恋权。早在他回国之前的 圆月中旬,他在巴黎就发回国内一电,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

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普。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sup>①</sup>孙中山认为黎元洪、袁世凯谁当总统都行,此电曾在《民主报》发表。

另据钱基博在《辛亥南北和制纪》中披露:

在酝酿推选临时大总统时,黄兴曾有意于被举荐,但南京联军诸将居解放南京之功而看不起黄兴,尤其当时盛传孙中山从外国携来巨款,因此极力拥戴孙中山。当时,有人问孙中山:“公携来华侨捐款几何,诸军望之如望岁焉。”孙中山应声说:“我没带来一分一文,只携来革命精神耳,迷众人夫大失所望。这时,黄兴就拿出与顾忠琛、廖宇春所订之约对孙中山说:“毋使我辈负诺。”这就是说,黄兴公然要求孙中山让位。孙中山当即就答应了黄兴的要求。<sup>②</sup>

所以孙中山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他就明确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孙中山自称,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sup>③</sup>

孙中山告诉袁世凯:只要你能逼清廷退位,将来总统的位子肯定让你,只是你袁世凯的“目前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所以我孙中山暂时顶替一下,“虚位以待”。这真是对袁世凯推心置腹,设身处地,话说得再透亮也不过了。但政坛老手袁世凯怎能轻信孙中山有如此坦荡胸怀,怎能相信孙中山的话不是诱他上钩的钓饵?

孙中山知道袁世凯心中不踏实,在他就职的第二天再次电袁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sup>④</sup>

但袁世凯仍然不信。他一方面密令各军秣马厉兵,准备“痛剿”革命军,一方面与南方讨价还价,企图推翻原定协议。他致电伍廷芳,反对由每省选三名代表的办法,改“由各府、厅、州、县各选议员一名”。伍廷芳复电袁世凯,

要求袁到上海一行面议。袁世凯又复电伍廷芳,坚不承认南北所签之协议,却请伍廷芳来北京一行面议。伍再复电袁,已签定之约毋庸再议。袁又复电伍,坚持不承认南京政府和一省三代表产生国会的办法。除此之外,关于开会地点,北主北京,南主上海,各执已见。如此,电报往返不断,而南北各不相让。上海和谈事实上已经搁浅。

面对袁世凯的如此态度,孙中山认为袁无和谈诚意,便于1月21日发布出师北伐的命令。孙中山自任北伐军总指挥,用兵方略为六路出征: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浙、粤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之目的,复与第五、第六军会合,共同攻破北京。<sup>①</sup>1月21日,孙中山再电袁世凯:“速逐满州皇室,或辞去总理大臣。”时谓孙中山给袁世凯的最后通牒。

1月21日,袁世凯与伍廷芳电商,各战场继续停战。1月22日,这是第五次停战。虽为停战,但袁世凯仍迟迟不答应条件,南方便开始了军事行动。1月23日,北伐军柏文蔚部首战告捷,败北洋军于宿州,继之夺取战略要地徐州。在河南、安徽、湖北等地战场,也各有进展。这时,各列强帝国对革命派大肆恫吓,袁世凯则对革命势力分化离间,革命阵营中的一些领导人害怕袁世凯做曾国藩,一股妥协的浪潮涌起,有人甚至攻击孙中山有权利思想,贪恋总统的名位,破坏南北议和,就连曾“专注北伐”的黄兴,这时立场也发生动摇,转而反对孙中山继续北伐的意见。孙中山终因难排众议,“迫而牺牲革命之主张”,不得不把北伐终止下来。

1月24日,双方商定,自1月24日至1月25日各战场继续停战。1月25日,这是第六次停战。同日,唐绍仪电告伍廷芳说,清廷正筹商“退处之方”,探询如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总统有何把握。伍廷芳即电孙中山征询意见。孙中山复电说:“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sup>②</sup>孙中山光明磊落,一言九鼎,让位之言已有三次之多,然而袁世凯仍然狐疑不定。这时,袁世凯接二连三地收到了促他决断的电报。北方代表唐绍仪、杨士琦电梁士诒转告袁世凯的电报说:“清必倒,

①《致民国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7页。

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卷,第157-158页。

③《致袁世凯电》,《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7页。

④《民立报》1912年1月21日。

①《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令示”。

②《复伍廷芳电》,《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7页。



民国必成，宁使人诽谤为王莽、曹操，而西方华盛顿，不能专美于前。孰得孰失，当能决之。”<sup>①</sup>汪精卫也电袁克定转告其父，电报说：“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sup>②</sup>君主立宪派领袖张謇自武昌起义后转向赞成共和，他给袁世凯的电报说：“甲日满清覆，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sup>③</sup>

袁世凯对南方和谈有明暗两条线：明线是：梁士诒——唐绍仪，一切和谈公务都通过梁士诒去办；暗线是：袁克定——汪精卫，一切幕后交易事项都交与袁克定去办。而汪精卫又是一个两线交通的人物，看到议和无果，战端又开，汪精卫急得涕泪交流，在与伍廷芳商议之后，决定双管齐下，如此，他与唐绍仪两人才同时向袁世凯发去电报。袁世凯接电后，再次征询袁克定、梁士诒的意见，两人都劝他，局势已是瓜熟蒂落，当断即断。袁世凯的决心这才终于定了下来，他即命袁克定、梁士诒发电，说：“为我发电致少川唐绍仪雪杏城伍廷芳雪精卫，并转秩庸杨士琦雪谓势在必行，义无反顾。惟不能自我一人先发。已将斯旨训示北洋诸将及驻外专使、旅沪疆吏，令联衔劝幼帝退位，以国让民，一举而大局可定。另拟优待皇室条件，征南方同意。”<sup>④</sup>袁世凯的话说得非常明白，我答应逼清廷退位，但逼宫的事，我不能挑头干，要叫我的北洋将领去逼。

这叫借水行舟，借刀杀人。

至此，袁世凯与革命党对弈的棋已下出了结果。这局棋下得何等艰难，结果又是何等的好啊！这时，袁世凯不但不恨孙中山，反而简直感谢孙中山了。在这个国家，正统的思想很严重。虽然人们几乎无不希望清朝灭亡，但对于孙中山与袁世凯来说，灭在谁手里，其身后名声可能大不一样。灭在革命家孙中山手里，孙将是开国元勋，而灭在袁世凯手里，他可能被评判为篡位奸贼。因为隆裕太后与溥仪小皇帝把大清江山托付与他，袁世凯也曾信誓旦旦地说过，决不负孤儿寡母。袁世凯既想逼清廷退位以自代，又不想落叛臣贼子的骂名，正无两全之策，孙中山居然给他把这个难题解开了：人家孙中山先当上这个大总统，然后让他袁世凯再把这个大总统从孙中山手里接过

来。这不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吗？

当大清灭明开国时，清朝大将多尔衮曾致书抗清英雄史可法说：“我大清之天下，乃取之于闯贼而非取之于明朝。”今日，如果袁世凯颠覆清朝而就总统宝座，他也可以对清朝说：“我今日当总统，乃取之于革命党，而非取之于清朝。”但对于革命党，袁世凯又会倒过来说：“我今日当总统，乃得于清朝而非取之于革命党。”后来，袁世凯借革命之力逼清廷退位，还举行了隆重的接受诏书仪式。诏书说，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世凯毕恭毕敬地接受了大清皇帝的退位诏书。

袁世凯真是太得意了。

现在，在袁世凯的两块棋盘上，对南方革命的棋，“和”局已定，而对北方清廷的棋，就到了“将”将的时候了。

①②甘穆：《辛亥和议之秘史》，《辛亥革命》次，第 15 页。

③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 源。

④甘穆：《辛亥革命之秘史》，《辛亥革命》次，第 15 页。